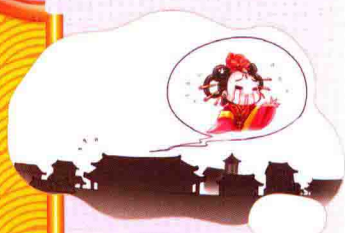




天同萌
TianTongMeng



HUANG
TANG

白王米糖

则慕
ZEMU
WORKS 著



好王爷总觉得，
新婚的王妃看他的
眼神有点怪……

说是对他爱慕已久，
可这眼神，为啥总是充满了慈爱？！

继《不负》后，则慕全新“软萌甜”宫廷记事！

本以为他孤苦无依受欺负，
像棵被猪拱的小白菜，
成亲之后才发现：



他“腹黑”任性脑洞大，



她才是需要自求多福的小白菜！



广东旅游出版社

白 皇 糖

HUANG
TANG

则慕
ZEMU 著
WORKS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皇糖 / 则慕著.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570-0342-5

I. ①皇… II. ①则…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4658 号

出 版 人: 刘志松
总 策 划: 邹立勋
责任编辑: 赵瑞艳
文字编辑: 唐婷 朱明迪
版式设计: 王雪
封面设计: 许静
封面绘制: 朱武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楼)

邮编: 510642

邮购电话: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宁乡县金洲镇关山社区)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19 印张 260 千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定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目 录

第一章 太后赐婚啦	001
第二章 嫁给怀王	013
第三章 从头到尾都错了	027
第四章 恩泽与马蹄糕	038
第五章 荒宅私会	052
第六章 王妃的秘密	067
第七章 主母的义务	079
第八章 秘密往事	091
第九章 将士出征	106
第十章 酒后吐真言	117
第十一章 吐露真相	129
第十二章 王爷要出征	143





目 录

第十三章 自作多情的小心眼	156
第十四章 变……变心了	172
第十五章 装神弄鬼	187
第十六章 命苦的王妃哟	201
第十七章 苦肉计	215
第十八章 决裂	229
第十九章 夫君、娘子	244
第二十章 另有隐情	259
第二十一章 真相大白	273
第二十二章 今生执手，只此一人 ...	286
番外 后宫有喜	297





第一章 太后赐婚啦

裴冬净打了个哈欠，看着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皇后发髻上那一根金步摇发起了呆。

那金步摇十分独特，上有一只镶着七彩宝石的展翅凤凰，在阳光下极其耀眼，只是，这凤凰昨日却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过……

“太后，太后？”皇后跪着哭了又哭，十分伤神又伤身，却见太后双目放空地将视线落在自己头顶，压根儿没看自己，只好喊了她两声。

身后的琉璃姑姑轻轻推了推裴冬净，她才回过神来，道：“啊？哦……皇后你说的哀家都晓得，慧贵妃的确不该顶撞你。只是皇后你如今掌管后宫，得有气量才行，听说近日塔达反贼又十分不安分，皇上已伤透脑筋，怎么能再为你们这些小事劳烦于他？一会儿哀家让人将慧贵妃喊来，说她几句便是了。”

五年实在太快，却又太漫长，裴冬净早已从初入宫时什么也不懂的小女孩变成了个可以熟练安抚后宫众人的太后，即便她如今也才二十二岁，而眼前的皇后已经四十四岁了，正好是她年纪的两倍。

五年前，大闵开朝还没几年，闵高宗入主长安，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除了南边的赵家和北边的塔达，天下大势基本已定。彼时闵高宗年事略高，刚过六十大寿，很是相信身边的一个什么天师，那天师在闵高宗六十大寿的第二日夜观天象，说是高宗前世为蚱蜢，是个“三季人”。

这典故出于古籍，一个绿衣男子与孔子争论，说一年只有三季，孔子不与其争，弟子皆不解，问其缘由。

孔子说此人：“生于春而亡于秋，何见冬也？”那绿衣男子实际上是只蚱蜢。

说开国皇帝是蚱蜢转世，这实在骇然听闻，然而高宗深信不疑，那天师又说自己再观天象，见一星环绕于王星之侧，虽耀眼，但十分小，反而可以衬托帝王之星，是天生的皇后之象。天师猜测此女十六七岁，是皇上周围的臣子的女儿或者妹妹，若娶得此人为后，必可以让高宗延年益寿，亦可让闵朝国祚绵长。

高宗思量了一番，忽然忆起自己还未称帝时身边有一谋士叫裴则，颇有手段，但

高宗并不喜他，所以称帝后他仅仅官拜五品，在太子府中任闲职。此人有个妹妹，名唤裴冬净，名中带冬，年纪相符，还是住在长安城内的臣子的妹妹……

高宗当即召了裴则来，两人商谈一番，裴冬净也不知道自己哥哥跟皇上说了什么，总之没几天，皇上便下旨要娶她为后了。

高宗时年六十，太子都四十二了，裴冬净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好端端的就要嫁给可以当自己爷爷的高宗。但天意难违，何况后来裴冬净瞧见了那天师，一看此人和自己哥哥分明是认识的，只是来往比较隐秘，裴冬净见过几次。当下她就明白了所谓的天命说是怎么一回事。

裴冬净和自家哥哥也没什么特别的感情，只是前朝末期民不聊生，自家哥哥投奔了高宗，她一直跟着辗转，最后在长安定居，裴冬净对自家哥哥是感激的。虽然他总是很忙，和自己的交流几乎为零。可她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家哥哥眼中，原来自己只是个筹码。

而裴冬净没有想过反抗，也并不特别失望，乖乖嫁入皇家。

然而成了皇后的当晚，她就来了癸水，皇上只能决定过两天再来宠幸她。当夜皇上都没在凤梧殿多停留，只随意问了几句话，转身就去了宠妃那儿过夜。

可才过了一天，塔达的可汗竟然带领举国上下精锐百万直下雁门关，满朝震惊，这塔达若过了雁门关再过了河西走廊，便可直入长安。

而如今大闽士兵数年来疲于战斗，威力大不如前，高宗犹豫了许久，最终在各方提议下，决定御驾亲征。

这一去就没回来。

裴冬净年纪太小，入宫之后也没感受过何为“宫斗”，高宗就御驾亲征了，她一个人坐在凤梧殿内，从早上发呆到晚上，偶尔有妃子来找她麻烦，她也不会应对，只傻傻地看着别人，加上边关战事情况一直不是很好，所以那些妃子逐渐也没心情来找她麻烦了。

日升月落，当年冬天，传来了皇帝中箭而亡的消息，同时死的还有她的哥哥。裴则替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新帝挡了一箭而亡。

太子登基称帝，并派老将常明清及三子谢兴世出征，年仅十七的谢兴世原本作用只是鼓舞人心而已，他却发挥了惊人的军事才能，以计让塔达大军撤退。

新帝见战事略平，大松一口气的同时，大大嘉奖了谢兴世一番，封其为怀国公。原本谢兴世年过十六就应去外边领封地，皇上却让他在长安城内建了座府邸。

高宗死了，裴冬净本该出家为尼，可裴则临死之际说，高宗怜皇后尚且年幼，不必如此。其实是真是假谁也说准，但裴则本就是太子府中的人，又为救太子而亡，太子即位便下了旨意，让即将十八岁的裴冬净晋升为太后，移居清静殿，同皇后一起掌管后宫。

话虽如此，可裴冬净从来不怎么管事，她没有经历过太大波澜，看着昔日找碴的几个妃嫔被拉出宫当了尼姑，还有两个去守陵了，她一边隐隐觉得心惊，一边还是感激自家哥哥的。她心里隐隐有种感觉，自家哥哥定然是有某种野心的，甚至希望她来完成。可裴冬净想，她注定是要让裴则失望了。

她什么野心也没有，更没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她十分清楚自己只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女子，只是这份经历着实有些不平凡。

当了太后之后，裴冬净就更清闲了，这清净殿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清净得可怕，她每天坐在清净殿内，除了几个沉默寡言的宫女和太监，也就是琉璃能陪她说说话了。裴冬净占着太后的虚位，实际上干不了太多事情。

今上只有皇后、慧贵妃和宁德妃产下过皇子，也就她们有资格斗来斗去。今上也并不专宠任何妃子，雨露均沾，十分平衡，奈何后妃们闲得没事，依然喜欢斗来斗去，斗着斗着，便总要斗到裴冬净面前去。

她们倒也并不指望裴冬净能做裁决，毕竟她只是个空架子，是个连自由也没有的太后，但无论如何她也是个太后。“太后”二字在后宫中，便是比皇帝还要重要的两个字，即便如今占着这两个字的人无足轻重，光是把她拿出来，也足够让自己挺直腰板了。

裴冬净在移居清净殿的第二年冬天，十九岁生日那天，试着提意见，说无聊想要看戏曲，皇后竟然连声附和，请了个戏曲班子来为她表演。

裴冬净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是有点拉拢价值的，于是她也心安理得地享受起妃嫔们的拉拢和讨好，但她并不特别对哪个好。

她总是当和事佬，一副“谁都帮，实际上谁也没帮”的样子。这样下来，谁都不得罪，算起来，她也是个一心一意为今上的后宫着想的好太后。

这大概是她为数不多的才能中的一个——可以敷衍每个人，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那些人也在敷衍她。

慢慢地，裴冬净过得越发自在，她习惯了被人伺候，也习惯了“打太极”，更习惯了置身事外看着妃嫔们的你争我斗。她渐渐可以看懂其中的门路，却完全无心参与，更怕参与后自己就力不从心了，故而只是装傻般说：“以和为贵，以和为贵。”

装傻是最简单的，有时候却也是最难的，好在裴冬净天生瞧起来就有一分木讷、两分老实，倒也没什么破绽。

眼下，皇后就在哭诉着慧贵妃什么，裴冬净只听了“慧贵妃”三个字，就开始盯着皇后的金步摇发呆了。慧贵妃嘛，谢兴世生母，母凭子贵，本不怎么受宠的，但生了谢兴世就不一样了，尤其他还那么争气，十六岁之后战功累累，五年间，已从怀国公变成怀王及平远大将军，风头无两，威望极高。

慧贵妃的娘家刘氏一族也不断扩张势力，可与皇后背后的周氏分庭抗礼，加上太子并不如怀王强势，皇后大概是极其担心的，因此两家朝上斗、后宫斗，真是没有休

息的时候。

所以听到慧贵妃的名字，裴冬净就想，肯定又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皇后来借题发挥了，只是皇后说着说着就哭着跪下，定然是什么需要她出马的大事。裴冬净并没有兴趣当皇后的盾牌，所以打算敷衍两句。

皇后这一回却道：“太后，您这一回可不是说她两句就能好的呀。无论如何，怀王的婚事也是该着手了。”

嗯？怀王的婚事？裴冬净皱了皱眉头，道：“怀王的婚事，慧贵妃操心便是，皇后你何必如此劳累？”

皇后道：“太后难道刚刚没有听见臣妾说什么吗？左侍郎幼女左姝静秀丽端庄，贤良淑惠，且对怀王一直隐有爱慕之心，臣妾找人看过，两人八字也是很配的。可臣妾将此事说与了慧贵妃听，慧贵妃一口拒绝，说是怀王已有意中人，却又说不出是何人。怀王今年已二十有一，却从未有娶妻纳妾之意，让人十分担心。臣妾一番好心，慧贵妃却猜忌臣妾，臣妾真是……”说着，她又抹了两滴眼泪。

裴冬净仔细一想，的确，怀王都二十一岁了，怎么从未听闻怀王有妻妾？她道：“皇上此前说过怀王没有？”

皇后道：“自然是说过的，两年前皇上便提过，但怀王只说无心此事，那时候怀王南下打仗，皇上便也就算了。如今天下还算是太平的，怀王该想想这些事了……”

裴冬净莫名其妙地看着皇后，心想，关你什么事？然而仔细一想，刚刚她说的左侍郎，应该就是如今的礼部侍郎左文道，此人颇得皇上器重，妻子温巧佳的哥哥温子安也是个太学博士，最重要的是，他的长女左姝娴如今正是太子妃——皇后的儿媳妇。

皇后如此着急要让怀王娶左姝娴的妹妹，莫不是为了以姐妹俩这层关系，加倍限制怀王？

况且怀王一直不娶亲，的确很是奇怪，保不准是为以后的什么事情做准备……有心上人这个借口实在有些牵强。怀王如今的身份，喜欢谁不能娶进门呢？这心上人总不至于是贱籍或是男子吧……

裴冬净想了想，道：“皇后说得有道理。有那左姝静的画像吗？”

皇后点点头，差人去取了来。

裴冬净拿来一看，见上面还写着左姝静现年十六岁，等到冬天便要十七了。画中女子微微含笑，颇为可爱喜人，最重要的是，竟然与裴冬净有几分相似，而且两人的生日甚至都是一样的。

裴冬净微微一愣，而后笑道：“竟与哀家同一天生日，长得也有一点像。”

皇后道：“臣妾也觉得稀奇呢。”

裴冬净想起自己嫁给高宗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年纪，忽然觉得有些遗憾。自己这一生只怕就这么过去了，虽然才二十二岁，心却老得像八十二岁，想到刚刚皇后说左

姝静素来恋慕怀王，又觉得十分有意思。这样的年纪，合该是喜欢一些英俊威武的男子的，如今放眼天下，也的确是怀王最值得喜欢了。

有了这一份看当年的自己的意思，裴冬净心里就生出一两分要成全他们的心思，道：“哀家这就让慧贵妃过来，好好与她谈谈，若能行，哀家定会指婚的。皇后也不要哭了，回去好好歇着吧，你一番心意难得，哀家也会让慧贵妃和怀王知晓的。”

有了裴冬净这话，皇后心里十分满足，露出笑容，起身行了礼，便由人搀扶着离开了清净殿。

裴冬净让琉璃差人去让慧贵妃过来，慧贵妃很快就来了。大家想来是比较照顾裴冬净这个毫无实权的太后的面子，慧贵妃一来便立刻跪下，神色有些伤心，却又还是不屈不亢的样子，裴冬净道：“慧贵妃这是做什么……快起来。”

慧贵妃却没起来，只道：“臣妾晓得皇后娘娘来过了，也晓得她大概来找您说的是什么，然而怀王的婚事，真不是臣妾可以做主的。怀王自幼便很有主见，并不是臣妾三言两语就能说服的……”

“话虽如此，他总不能终身不娶吧？”裴冬净想了想，又道，“哀家也不欲勉强他，那孩子和哀家还算投缘，哀家也只是为他着急。话说回来，怀王当真已有意中人？”

比起皇后，慧贵妃的性子要直爽一些，虽也颇有手段，但起码对着裴冬净是很少来那些弯弯绕绕的，常常是有一说一，所以裴冬净不必发着呆听一大段话，然后还要思考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因此裴冬净喜欢慧贵妃要胜过其他人，包括皇后在内。

当然，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慧贵妃生得很漂亮。即便她已年过四十，却依然艳丽动人，怀王肖母，有一对极为好看的眼睛和标致的脸型。

慧贵妃道：“我晓得太后是担心怀王，但他……他应是确有心上人的。只是不管我怎么问，那孩子也不肯说。”

裴冬净思考了一会儿，道：“怀王若是这两日有空，我召他入宫一趟。”

慧贵妃道：“怀王能有什么事呢？若太后实在记挂，唤他来就是了。”

裴冬净点点头，等慧贵妃走了之后，便着人拟旨让怀王入宫。成年皇子入后宫颇为麻烦，还要今上允许才行，好在今上也晓得裴冬净这是为了怀王婚事，便也同意了。

坐在椅子上，裴冬净望着窗外初冒出的嫩芽，想起自己第一次见怀王的时候，怀王年纪还很小。

不过那时候她年纪也挺小的。

算起来她也只比怀王大一个多月。

那时候，高宗驾崩的消息传来，裴冬净十分震惊，然而震惊之外，又有一丝说不清的庆幸和松了口气的感觉。她入宫时间不长，对规矩也不十分懂，因要守丧，她一身素白衣裳，连琉璃都没带，偷偷尾随着宫人，看见一个个昔日趾高气扬的妃嫔忽然

被押着哭着喊着离开了，她傻了很久，终归是因为年纪小，一个人哭了起来。

哭着走了几步，裴冬净才想起自己这样是不合规矩的，于是赶紧走到看起来无人经过的小道上，她记得那里通往一座闲置的宫殿，基本上不会有人经过。裴冬净走了几步，觉得全身发软，刚好瞧见一棵柳树下放着石桌石椅，便直接坐了上去，而后趴着痛哭起来。

但没哭一会儿，身后就传来了迟疑的脚步声，裴冬净心里一惊，连忙擦掉眼泪，却止不住地抽噎着。她半捂着脸回头一看，就见一个看起来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男子，生得极为俊朗，穿着皇家衣冠，不远不近地站着，微微皱眉地看着自己。

裴冬净慌乱地擦掉眼泪，说：“你……你是谁……”

那人皱着眉头，冷淡地道：“我正要问你这问题。”

裴冬净刚想说我是皇后，又忽然想到皇上已经死了，顿时有点茫然，她现在到底算什么？

那人见裴冬净一直不说话，只茫然地看着她，又回头看了一眼自己来时的路，一副了然的表情：“你是太掖庭的？”

裴冬净语塞。

太掖庭是关押皇家出身却犯下不可饶恕之罪的人的场所，因为如今大闵开朝还不太久，所以关押的都是前朝皇室留下的幼女少男。

那人又道：“你哭什么？”

裴冬净如实回答：“皇上死了……”

“身为前朝之人，却为此事而哭……”那人冷淡地道，“你倒是很别致。”

裴冬净看着眼前这个少年一副老成的口气，心里只觉得十分无语。这人到底是谁？她看起来哪里像什么前朝罪人了……低头一看，见自己一身白衣，眼睛想必也是红肿的，顿时又觉得少年的猜测也不是全无道理。然而要她现在说自己实际上是先帝的皇后，也实在难以开口，裴冬净憋着一句话，不自觉涨红了脸。

那人道：“新皇登基之日会大赦天下，到时候我会请父亲……”

话还没说完，心急如焚找了裴冬净半天的琉璃终于来了，她焦急地边喊着“皇后娘娘”边跑了过来，而后十分心疼地走到裴冬净身边，道：“皇后娘娘，您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顿了顿，琉璃又抬起头，道，“这位是……”

那人自听见“皇后娘娘”起便已经愣住，虽然脸上表情未变，身体却已经僵了。

裴冬净小声道：“他先前称呼太子为父亲，应是皇孙之一，不知道是哪一位……我只晓得太子有三个儿子，你是？”

后来成为怀王，而当日只是皇孙之一的谢兴世半晌才道：“回皇后娘娘，臣排行老三。”

裴冬净道：“哦……”

又过了一会儿，谢兴世道：“方才不知您是皇后，多有冒犯，请皇后娘娘恕罪。”

裴冬净摇摇头表示没关系，便被琉璃带走了，她和琉璃走了好一段路，回头一看，见谢兴世依然站在原地，背影看起来十分萧索。想到刚刚的事情，她莫名觉得有些好笑，不由得微微扯了扯嘴角，一旁的琉璃见了，吓了一跳，说皇上才驾崩，让她千万别笑，裴冬净只好低着头，快速回到了凤梧殿。

过了几日，太子登基，太子妃周氏晋为皇后，皇长孙谢康世为太子，妾室刘氏晋为宁昭仪，二皇孙谢顺世晋为平国公，妾室王氏晋为慧昭仪，三皇孙谢兴世晋为怀国公。

裴冬净也从皇后变成了太后。

裴冬净忙于应付新入宫的一群比自己年纪大却要喊自己太后的妃嫔，早已将当初与谢兴世那一次意外会面忘得一干二净，后来再得知谢兴世的消息，已经是大半年后，慧昭仪晋升为慧妃，前来向裴冬净请安。

裴冬净颇为疑惑，与琉璃说起这件事，说是惠妃不见有多么受宠，却上位得如此快。

琉璃颇为惊讶，说：“您难道不晓得怀国公立了大功吗？”

裴冬净更加疑惑了，表示自己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琉璃，若琉璃没说，她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琉璃只好告诉裴冬净，怀国公奉命迎战塔达，立下大功，为表嘉奖，慧妃自然也是要晋封的。

裴冬净有些惊讶，说怀国公不是才十六七岁，怎么会如此厉害！

琉璃笑着说，英雄出少年，怀国公骁勇是国之幸。

怀国公回来之后，今上龙颜大悦，除了升官和种种赏赐之外，更是设了个“家宴”，后宫昭仪以上的妃嫔，还有皇子公主以及与皇上亲近的臣子都要来。作为太后，裴冬净自然也是要去的。这是裴冬净入宫以来第一次出席大场面，心里头十分紧张，然而紧张之余，还是要故作镇定。

因着还在三年守丧期内，家宴并不能铺张，裴冬净也没有穿华丽的衣裳，只薄施粉黛去了家宴，皇后等人却都穿得十分华丽，乍见太后如此，才想起守丧的事情，当下十分尴尬。裴冬净只当什么也不知道，一边安抚着皇后，一边恭喜着慧妃有个如此优秀的皇子。

大半年未见，谢兴世走入迎春殿时，裴冬净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短短半年，谢兴世长高了许多，人也壮实了不少，许是出征的缘故，整个人身上少了初见时候贵气凛然的少年气息，反而多了几分沉稳。不过在看到裴冬净的时候，谢兴世还是微微一顿，但表情依然没变。

裴冬净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人喜欢故作老成，很擅长控制自己的表情，总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然而细微之处还是会泄露点什么。

谢兴世对着她行了礼，喊她太后娘娘，裴冬净看着谢兴世，心里觉得十分开心，是宛如见到自家菜地里的小白菜茁壮成长时那种十分质朴的心情，她觉得怀国公前途无限，更觉得有这个人在，对大闵是大有好处的。

而谢兴世看着裴冬净望着自己一副满怀期待又兴奋非常的模样，表情有些复杂地转过了头。

之后裴冬净与谢兴世也在大大小小的宴会上见过面，他没有辜负裴冬净的期望，成长势头十分喜人，小白菜已然长成大白菜。裴冬净看着自己这个皇孙，越看越是欢喜，谢兴世却对裴冬净始终有些奇怪。每每裴冬净慈祥地与他说话，他都敷衍而过。

虽然大家都晓得怀王殿下性子较为冷淡，裴冬净却总觉得怀王对她特别冷淡，可是怀王显然并不讨厌她，不然不会每次她说话的时候，他都一动不动地听着。

裴冬净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渐渐猜到是怎么回事。随着谢兴世功劳越来越高，威望也越来越大，琉璃说，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一颗极不安分的种子，不知何日便要破土而出，登上云端。裴冬净起初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会为太掖庭罪人的哭泣而驻足的人，怎么也不会残害兄弟。何况，那时候他没有说出口的话，裴冬净也是晓得的，无非等大赦天下之时，会让父亲将太掖庭宫人尽量也放出来……

能有这份心思，可见冷面冷口的怀王，实际上是个很好的人。

可惜，大概只有裴冬净这么想，因为后来光是从皇后对慧妃的种种行为就可以看出，皇后十分忌惮他们，而皇后的态度，隐隐也代表了太子的态度。尤其再后来慧妃升为慧贵妃，皇后更是处处针对她，并暗生与宁德妃结为同盟的意思。

裴冬净虽然知道的事情并不多，却也是很有自己的喜恶的。她欣赏怀王，而对太子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因为太子此人本身便是平庸之辈，没有大功劳，却也没什么恶习。将来登基，想必起码不会是昏君。二皇孙平王却让裴冬净十分不喜，这人恶习累累，光是在宴席之上，裴冬净也能看出谢顺世并不是什么好人——只要有美丽一些的舞女开始跳舞，他便总是直直地盯着对方，而后露出若有所思的笑容。对着裴冬净，也是十分倨傲，随意地行个礼便转身就走。

有几次，他还在宴席之上公开刁难谢兴世，字里行间皆带刺，谢兴世都平和地应付过去，似是懒得与他多说，这让裴冬净暗暗觉得谢兴世很不错之余，更是对谢顺世心有不满。然而她只是个没实权的太后，皇子之间的斗争，她是怎么也不可能参与的，所以不满也只是放在心里，甚至对着谢顺世生母宁德妃，她也不能因个人情感而有偏颇。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头猪想要拱自家白菜，无能的种田人却只能看着一样。

不过，本来她也不能算是种田人……

裴冬净正想着，琉璃便来通报说怀王来了。

“臣参见太后娘娘。”怀王进来，依然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裴冬净赶紧让他平

身而后赐座。

他们上次见面是春节，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这两个月内，怀王倒是没出征也没什么大动静，虽然如今塔达又不安分，今上却不肯再让他出征。裴冬净心里晓得，是因为怀王功劳太大，今上不希望他再积累战功了，被父兄猜忌至此，怀王也实在是可怜。

裴冬净怜爱地看着谢兴世，道：“两个月不见，怀王看起来似乎又壮实了一些。”
谢兴世沉默不语。

裴冬净一想，怀王已经二十有一了，似乎以这一类的说辞来客套不太好，便咳了一声，道：“说起来，怀王再过一段时间，便要满二十二了吧。”

“回太后，是。”

“平王十七岁娶妻，太子稍晚，也是二十岁娶的妻子，怀王也拖得太久了。”裴冬净道。

“塔达未平……”

“哀家就晓得你又要说塔达。”裴冬净摇了摇头，“但这与成家并不冲突。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成家并非没有好处。”

谢兴世看着裴冬净，半晌才道：“臣已有意中人。”

裴冬净早有准备，道：“那么，就娶回去呀。”

他微微垂眸，道：“臣不能。”

裴冬净心里咯噔一下，道：“难道……你喜欢的，是有夫之妇？还是，贱籍？又或者，是男子？”

裴冬净想，总不可能是贱籍的已婚男子吧！

“都不是。只是臣……的确不能娶她。”

于是裴冬净只好说：“既然不能娶她，那么你总不能终身不娶吧？琉璃，把画像拿来。”

琉璃应了一声，拿了左姝静的画像来，裴冬净一点点展开，道：“这是左侍郎之女左姝静，长得还不错，说起来与哀家还有几分相似，当然，比哀家要好看一些。听说品行也很不错，哀家觉得，若怀王的确有心上人却不能娶，倒不如将眼界放宽一些，京城内品行好容貌好的女子数不胜数，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合眼缘的。”

谢兴世瞥了一眼画像，似乎是没有多少兴趣的样子，反而看着裴冬净，道：“太后为何忽然喊臣前来，催促臣尽快成亲？”

裴冬净不解地说道：“这也不是忽然……你的婚事，皇帝也十分操心，你的母妃与皇后也十分操心，哀家这当太后的，自然也是要上心的。”

谢兴世只沉默不语，脸上没有一丁点儿表情，裴冬净看了一会儿，也瞧不出他究竟在想什么，只好道：“怀王喜欢的那人，当真没法子娶她？”

“我与她二人，一如云在天，一如水沉海，此生此世，不可交会。”

这话说得，倒是很有几分撕心裂肺的意思。裴冬净惊讶地看着他，没料到他竟真的有喜欢的人，而且还是一片真心，可惜似乎确实不能娶。

裴冬净沉默了一会儿，道：“哀家曾看过一本书，说是云化为雨，终有滴入海中之时，也许你二人交会并非毫无指望。”

谢兴世摇摇头，脸上罕见地出现了一丝恍然，而后他忽然站起来，道：“既然太后这么费心，那，臣便娶左小姐吧。”

“嗯？”她还没反应过来。

“太后下旨便是，臣定然遵旨。”

裴冬净愣了一会儿，只觉得他是在说气话，只好道：“哀家喊你来又不是要逼迫你娶妻，怀王你这样，倒弄得哀家尴尬了。既然怀王的确不想娶妻，那便算了，你回去吧，皇后那边，哀家也会帮你打发。至于其他，哀家也没有什么能帮忙的，只愿怀王你终有一日可以娶到意中人。”

谢兴世却直接摇头：“不必了。也许臣成亲，对她来说反倒是一桩好事。”

裴冬净只觉得十分莫名其妙，他开始还一直抗拒，说了两句，怎么就忽然同意要娶左姝静了？难道是她终有一日之类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让他意识到自己与心上人之间的距离，所以索性娶了左姝静？可这么说起来，这件事对左姝静实际上也有些不公平，怀王如此喜欢那人，那么左姝静嫁入怀王府，待遇大概好不到哪里去。

于是裴冬净只好道：“若你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娶左姑娘，似乎对她也不太好。”

谢兴世抬起头看着裴冬净，语调中竟然带上了一丝嘲讽：“恩爱夫妻不到头，相敬如宾却是最好。我若娶了她，不会亏待她。”

“这……”他说得倒也有道理，于是裴冬净说，“那么，一会儿哀家便下旨赐婚。”

谢兴世点点头，道：“臣先告辞了。”

“去吧。”裴冬净笑了笑，“想不到今天真的解决了你的婚事问题，真是太好了。”

怀王点头之后转身离开，然而走之前，他忽然又停住脚步，回头看着裴冬净，道：“太后可知道，左姑娘也另有意中人？”

裴冬净一愣，道：“什么？”

“太后什么也不知道。”谢兴世依然面无表情，声音也是平静无波，却依然宛如叹息，“这样也好。”

留下这句话，他就离开了清静殿，只剩下一头雾水的裴冬净。她想了想，觉得左姝静的事情必然另有隐情。然而不等她喊皇后来，那边怀王却似乎已经对慧贵妃说了什么，慧贵妃和皇后极为难得地一起来找裴冬净，等着她下旨，并说皇上也晓得了此事，十分欢喜。

裴冬净深深体会到自己真是很好摆弄，像个面团一样可以随意捏捏，然而既然怀

王已经那么坚定，还让慧贵妃过来，这事情便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于是裴冬净下了懿旨，让左妹静和怀王择日成婚。

具体择的什么日子，就不是她需要操心的了。

不过裴冬净还是留下了皇后，问她左妹静喜欢什么人，皇后道：“臣妾不是说过了嘛，左姑娘喜欢的，正是怀王。”

裴冬净道：“怎么就哀家所知，那位左姑娘，似乎另有意中人？”

皇后脸色微变，道：“谁那么碎嘴呢？看来定是有人想阻挠两人的婚事。”

裴冬净也没告诉她自己是从怀王本人那儿晓得的，但看皇后这样，就晓得这件事情必然还有隐情，可事情都已经定下了，再追究也没有意义，何况他自己都不介意，她也管不了。这些斗争纷扰，她本来也没必要深入了解。

谢兴世娶了自己不喜欢的人，左妹静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说来真是有一些凄惨。然而裴冬净忽然想到自己十七岁入宫，连先帝也没瞧上两眼就凄凄凉凉地当了寡妇，虽然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寡妇，但这一生也就是这样了。而怀王与左妹静郎才女貌，成亲之后日久天长，总会生出一些情感，她倒是没资格同情两人。

裴冬净道：“嗯。既然如此，皇后回去吧。”

皇后见裴冬净没有追问，微微一笑，道：“好。”

“等一等。”裴冬净想了想，忽然又叫住皇后，“皇后，你头上这支金步摇十分别致，只是不知道，宫内是否只有这一支？”

皇后道：“啊，这支步摇是臣妾四十岁时皇上亲手替臣妾簪上的，也是皇上让人特制的，别说宫内了，天下就只有这一支。”

皇后显然对这支步摇颇为得意，摸着步摇，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裴冬净心情十分复杂，但还是点点头，又夸了几句，便让皇后离开了，而后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坐在原地。一旁的琉璃见了，好奇道：“太后娘娘怎么了？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一样。”

裴冬净犹豫了一会儿，道：“你可还记得，前几日我去御花园内散步，最后又说身子不舒服回来了吗？”

琉璃点点头：“记得。”

“我并不是身体不舒服，只是……”裴冬净说到这里，到底还是停住了，摇了摇头，道，“算了，没什么。我想喝银耳莲子汤了，你去让小厨房做一些来。”

琉璃眼珠子转了转，终归什么也没说，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琉璃一出去便吩咐下人叫小厨房做银耳莲子汤，自己却是左看看右看看，确定周围无人后，便小步跑开了。

过了一会儿，琉璃回来时恰逢下人端了银耳莲子汤来，琉璃伸手拿过，道：“我给太后就行了。”

送汤的人见是琉璃，便将汤给了她，自己转身走了。

琉璃端着汤，抿了抿唇。

裴冬净喝过银耳莲子汤，打了个哈欠，觉得有些疲惫，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